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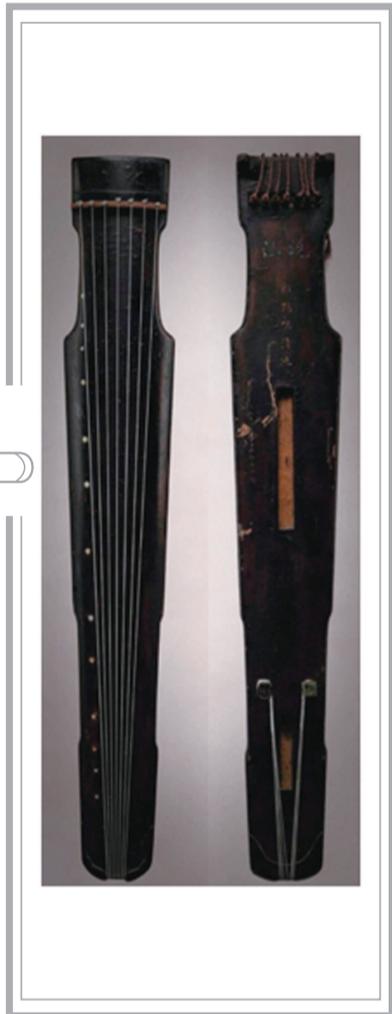
海陵  
旧话崇川  
往事

## 潮桥朱家的收藏

◎徐继康



朱霖画像与晓鸿琴



应酬了一天的朱霖，晚饭后回到了他的旷观楼，喝了小半杯天水茶，身体才慢慢地松弛下来，当看到书案上汪之珩诗卷的时候，他的心情一下子同杯中的茶叶那样飘逸舒展。“一卷古香春炷麝，数行秋影夜横雕。”这件幸存尘寰的前辈墨宝能够被他收入囊中，实在是欣慰之至。从小，汪之珩就是他的偶像，他父亲朱清源曾经有一首诗被汪之珩收进《东皋诗存》中，成了潮桥朱家园最大的骄傲。多年以后，漳州知府王广业在给《旷观楼诗存》写序时，说这位朱霖桥先生主持风雅、婆娑艺苑，就是当年的汪之珩。

丰利场南四十里的潮桥镇，原名元兴镇，这个名字就是因朱家而兴起的，民国《如皋县志》记载：“乾隆时，朱元宰即其村构市房百余间，僦居谋生者众呼为元兴镇。”朱元宰是朱霖的祖辈，朱家有的是钱，乐善好施，慷慨好义，行善积德的事例屡见于县志邑乘。按照民间的说法，朱家是从事书画古董经营而成巨富的。虽然史料的缺如让我们在叙述朱家隐秘发家史时出现短暂的空白，但他家富收藏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朱霖生于乾隆晚年，卒于光绪三年，活了九十多岁，一辈子都浸泡在“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”里。他弱冠称诗，与词坛诸老辈相角逐。王以銜督学江苏时，以文章取士，对他很是赏识。朱霖虽然仅是个附贡生，但交接皆名士，与唐仲冕、仲鹤庆、王广荫、朱玮、凌霄、李琪、于泗、徐珠等诗文往来。有一个细节，当时如皋凡中进士者，如吴开阳、顾暄、顾清涟、胡连耀、袁祖安、邓瑛等，无不是朱家的座上宾。他著有《旷观楼诗存》，徐秋白为之题写书名，李联绣、王广业、吴开阳为之作序，夏同善为之题词。其生平壮观，靡不见之于诗。翻开他那八卷《旷观楼诗存》，题画诗时时可见，如《题元赵仲穆〈杏林文宴图〉》《题仇十洲〈吴郡全图〉》《题宋刘嵩年〈村娶图〉》《题唐六如〈山静日长图〉》《题蒋南沙相国花卉》《题冒巢民姬人蔡女萝〈十一鹤图〉》《题王石

谷〈山水册子〉》《题李复堂〈秋日牡丹图〉》等等，至于为乡前辈与友朋画作的题诗更是比比皆是。这些作品是不是朱家的收藏？似乎不能轻易确定，但也不可以轻易否定，比如在《题仇十洲〈吴郡全图〉》前面的小序中，朱霖就明确说“余家藏《吴郡全图》，为前明仇十洲迹”。这一件仇英的青绿手卷藏于旷观楼，那是肯定跑不掉的。

朱霖沉溺于收藏，在当时不是什么秘密。他的朋友沈裕本说“贱子昔过从，颇窥秘密藏”，王砚耕说“家有琴书发古香”，他的三子朱鼎文更是记忆深刻：“词翰之余，留心金石，下逮名人铁笔，凡一玉一石一竹，有章法浑古笔意苍劲者，悉度篋中。”朱霖自己在诗里也多次记述了他藏品的来历，如王广荫以楹帖见赠、徐宗勉赠《山水册子》、娄皋赠画菊、姚城赠墨梅、沈裕本赠对联。他还参与了一些艺术创作现场，如《观冒冠德画梅》《观野航上人画佛》《东海姜福卿孝廉煮画马歌》……一场又一场艺术盛宴他游走其间，有如风度翩翩的瘦鹤。但是，如果你以为朱霖的收藏总是朋友相赠，或者是雅集时所得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诗集中有一首《购焦叶琴》，生动记述了他购买一张古琴的经历：

昨者山客来，抱琴如抱叶。雪中时一弹，清风满湘牒。喜极忽问价，知出名工门。瑶柱铸细款，百

年风雅存。

身为古琴名家的他，深知此琴的价值，买下后，他欣喜若狂。“携将夸宾客，宾客皆神醉。我无梦鹿心，时复枕琴睡。”即便雨打松窗，在朱霖的眼中，那断断续续的雨丝在他脑海中萦绕成一根根擅动的琴弦。水声、松声、鸟声，还有心底的琴声，都在诗里流动。

除了书画、古琴、古剑、印石、碑拓之外，朱霖还热衷收藏印谱。从他一首《题〈乔墨庄印谱〉》诗中即可窥一斑：“墨庄今不作，印谱百年留。拔地蛟龙走，横空剑戟浮。传家余铁笔，出匣满银钩。试比兰亭押，葫芦定不侔。”今天读来，依旧能够感受到他那满满的收藏之乐。他去世后，儿子们整理遗物时发现除了重重叠叠的诗稿外，“其他书画碑版名世者，所藏不啻千计。”

朱霖生有四子，老大朱敬文早逝，老二朱鸿文多病，老三朱鼎文、老四朱敏文非常出色，都能箕引裘随。光绪年间，朱鼎文候补过山东章丘、蒲台县的知县，他擅长松梅，喜金石镌刻，铁笔尤佳。就在为父亲编刻诗集的那一年八月，他也出了一本书，集前贤印章五十七方，自辑为《听泉楼印谱》，这些印章是朱鼎文“或购诸远方，或得诸世族”。他认为，黄楚桥自己刻了一本《历朝史印》，识者宝之，何况自己收集的都是前贤名品，故“择其尤精浑者，彙为一帙”。老四朱敏文，任杭州中塘海防同知，有资料说，他还做过杭州知府，他不仅深谙琴道，为云闲的《枯木禅琴谱》选谱并作序，而且富有收藏，那件著名的“晓鸿琴”就是他的藏品之一。

工诗、嗜古、善琴、喜金石、擅铁笔，这些典型的文人做派在朱敏文次子朱兆蓉的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。他与王廷鼎、杨葆光、俞樾、徐琪、陈蝶仙诸人游。他也做官，曾经跑到汤显祖任知县的遂昌做了一任县令，但他显然没有把心思用在那里，当然，时代的巨变也让他无所适从，便躲到杭州做了一名寓公，与妻子包兰瑛读书、作诗、抚琴、刻印。他还是西泠印社第一批社员。

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朱霖的几家姻亲都酷爱收藏，岔南汤家、马塘王家、林梓沈家皆度藏了不少精品，特别以金石印章收藏著称于世。看来，风雅也是一种传染病。是的，他们联袂同游、琴瑟调宜，子孙们也能奕叶传芳、箕裘相继。每当乡人谈起他们时，皆谓之家家。

然而，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

如今，这座皋东名楼已成墟里孤烟，主人的名字也早被人忘记，而那些曾经摩挲的古物仍在尘世间行走，有的流落市井、有的成为馆藏珍宝、有的香消玉殒。其实这并不重要，收藏从来就是一个流动的宴席。物比人更长久，时间让它们成为精灵。它们穿梭于时光之中，有如一尾快活的鱼，等待一双有缘的手将它们捞起。

## 解放初的“三禁”

◎程太和

南通解放后，即开展禁烟肃毒工作。1949年2月25日，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布布告，禁止进入解放区贩卖销售毒品；是年5月20日公布《贩、吸毒品登记、戒除暂行办法》，明令吸、贩毒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，并即禁卖、戒除、上缴毒品；号召市民检举揭发吸、贩毒人员。其间有160多户贩毒者、1000多名吸毒者进行登记。至1949年年底，南通市共破获毒案126起，查获毒贩290名，搜缴鸦片197.15两、吗啡98两。1949年3月至1952年3月，南通市共侦破吸、贩毒案件384起，查获毒贩781名，缴获鸦片268.34两，吗啡109.25两。

1952年，中共南通市委、市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毒行动。7月，初步调查，南通有贩毒人员630人，其中广东帮140人、安徽帮30多人，以南通人为主，散而不成帮的460人左右。8~9月，全市设立肃毒总指挥部，下设5个肃毒分指挥部，抽调干部650多人（其中公安干警338人），组成材料、宣传、侦察、搜捕、管训等专门工作班子。全市先后召开各种会议1024次，受教育者达18.91万人次。群众和毒贩家属、吸毒者650多人送交检举揭发材料计3291件。共缴获白面、面粉61.33两，生土90.92两，红丸44粒，烟丸31.3两，吸毒工具332件，枪支2支，子弹44发，黄金171两等。至1952年年底，南通市破获的817名毒贩基本处理完毕，逮捕的168名毒贩中判处徒刑的112名，管制的22名，交保释放的20名。至此，南通市贩毒、吸毒基本绝迹。

解放初，南通市人民政府发布禁止销售扑克、麻将、骨牌、纸牌等赌具的布告。20世纪50年代，人民政府几乎每年发布禁赌布告，三令五申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活动。公安机关多次组织打击，严肃处理一批赌博案件，严惩赌头、赌棍。赌博活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得到有效遏制。

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南通妓院多达百余家，妓女400多人。营业地点以东南营最为集中。1949年10月，对全市登记的44家妓院、88名妓女加强管理，压缩妓院的营业活动。至1950年11月，有妓院28家、妓女36名。1951年8月13日，根据南通市五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取缔妓院的决议，对妓院、妓女开展取缔改造工作。南通市组织130多名干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闭妓院、查封财产。同时开展惩处龟头、教育改造妓女工作。28家妓院中，财产全部没收的8家、部分没收的12家、未没收的8家。依法逮捕妓院业主和鸨儿34名，35名妓女集中教育改造，传授缝纫、针织、刺绣、裁剪等技术。对大多数患有性病的妓女给予医治，经过教育改造后，都给予安排就业。至此，南通妓业消亡。